

宋史新編卷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董君衡編

律曆

上

陰陽分而奇偶之數著參伍以盡其變造萬物其鳥能違之是故正律而風氣應焉治曆而時序協焉王者理人成務莫急于此矣且曆數之符於律大都可知也律有五聲象五行也十二律始蓄鑼終應鐘以當期之月始於子而終於亥也聲積爲六十象甲子也因六而積之以當期之目三百有六旬也漢人緣律起曆其法有自來顧劉歆三統參合六十四卦唐一行大衍專倚

乾坤一策以彼去古未邈爲術各殊奚怪後之談二業者紛然靡一也宋太祖代周仍用王朴律準乾德中始詔和峴等正雅樂而尺以影表銅臬暨羊頭秬黍爲定景祐以降諸儒相繼獻議胡瑗以天生律房庶以律生尺胡瑗累尺以橫黍李照以縱黍范鎮方主房庶司馬光疑之楊傑駁之歷四朝鐘律凡幾更迄無定說蓋博物若斯之難也徽宗乃惑於方士以指爲度與神禹斧非不經之甚乎建隆初亦用顯德王朴曆未幾命王朴訥等改造不二紀卽差終宋三百餘年改曆者十六世僅度固然抑司天之技有弗逮次上之宋世精於儀

有蔡元定焉朱子稱其書多近世所未講精於曆者有邵堯夫焉程子稱其定差法冠絕古今二賢學道鉤躋而研深於數何有哉惜蔡遭黨禁空言無施邵以隱終而書又不竟其旨也歷代史志兼律曆蓋倣班氏茲亦因舊史合而綴之諸曆微有增損數異術同特錄應天而附以乾元儀天例其餘云

前史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目今亦用次序志于篇何謂備數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其六曰九數屬於大史迄漢魏皆在史官隋氏始置算學博士於國庫唐增其員宋因而不改語在選舉志何謂和聲蓋

作樂本於律呂舜典律和聲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是也歷代而下其法或存或闕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曰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爲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眞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爲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卽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况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

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鐘九寸之管命工
人核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
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衆議
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何謂審度度
本起於黃鐘之律而分寸尺丈引之制生焉宋既平定
四方遂頒度量乾德中又禁民間造者由是尺度盡復
于古何謂嘉量周禮橐氏爲量本起於黃鐘之管太祖
受禪卽詔有司精考古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
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何謂權衡銖
兩斤鈞石前史言之詳矣建隆元年八月詔有司按前

代舊式作新權衡嚴私造之禁及平荆湖卽頒量衡於其境淳化三年三月詔詳定稱法著爲通規監內藏庫崇儀使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歲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究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爲則中外以爲便仁宗以來俱留意樂律迄宋季儒者之講律學頗衆茲悉附載焉景祐樂髓新經仁宗所著也其書凡六篇述七宗二變及管分陰陽剖析清濁歸之于本律次及間聲合古今之樂參之以六壬遁甲其

一繩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辯音聲四明律呂相生五

著十二管短長六出度量衡辯古今尺龠初馬元等上
新修景祐廣樂記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鐘律詔
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右司諫高若訥韓琦取保
信逸瑗等鐘律詳考得失度等上議逸等以大黍累尺
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
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
及首尾相銜有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
寸既不合古卽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
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尺度等言尺度之興

尚矣周官璧羨以起度

廣徑八寸
袁一尺

禮記布手爲尺淮南

子十二粟爲一寸孫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雖存異說

莫可適從漢劉歆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

寸十寸爲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爲義歷世祖襲著

之定法然而歲有豐儉地有饒肥天物之生理難均一

古之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

雅之器以雜校焉晉荀勗等校定尺度是爲晉之前尺

當時以勗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

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

爲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

周漢三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
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
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
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
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旣歷代
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置銅斛世之
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
之類不聞後世復有兩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
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分寸正同則銅斛之尺從可
知矣今朝廷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祖

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則可且依影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影表尺短四分旣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緩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彌長出古遠甚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且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踈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影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弃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磬弃太常新舊鐘磬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言非素所習詔乃罷之而若訥卒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

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其後宋祁田堯毅益州進
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
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
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
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
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
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分其
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
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
鎮是之乃爲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

二十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
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以律
人誠衆論所不及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
造律尺龠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
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
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
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
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
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
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願又論吹律以

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
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祕書省校書郎遺之
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眞累黍爲
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
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
房庶之法是矣執政不聽數年鎮復上書略曰古人以
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秬黍也律也尺也龠
也龠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
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矣
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一杯誕降者

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稃二黍又云一秬二黍後漢任
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黍史官載之以爲嘉瑞
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黍河東之人
謂之黑米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古者以竹圍爲律竹形
本圓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
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據
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鐘之龠
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
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爲
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殘其體正圓

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
是亦以方分置筭者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酩法
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
八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
謂之度尺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
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
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
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爲酩之方十寸尺爲
酩之深今酩方尺積十寸此酩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

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瘞焉隋書載其銘曰審
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瘞旁九釐五毫幕百六十二寸
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
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
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
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繩
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繩斛
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
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眞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
鄭氏爲鐘大鐘十分其鼓間之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

分其鍾間之以其二爲之厚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黃鍾爲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鍾爲變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請以臣章下有司論定然後制龠合升斗肅解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眞黍眞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詔送詳定所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每論難不相合高宗時胡銓上審律論曰臣聞司馬遷有言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